

ONE HUNDRED OF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下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散文经典文库

(下)



中国戏剧出版社



埃尔祖鲁姆之行

〔俄〕普希金

第一章

草原，加尔梅克人的帐篷，高加索的矿泉水，格鲁吉亚军用公路，福拉迪高加索，沃舍梯人的丧葬，捷列克河，达里亚尔峡谷，翻越雪山，第一次见到格鲁吉亚，水管，霍兹烈夫——米尔扎，杜舍特的警察局长。

……我从莫斯科坐驿车到卡卢加、别廖夫和奥廖尔，就这么走了二百多里路，得以见到叶尔莫洛夫。他住在奥廖尔，他的村庄恰在这个城市附近。我在早晨八点钟到他那里，没有碰到他。马车夫告诉我，叶尔莫洛夫除了去他父亲那里，是不会到任何人家去的——他父亲是个平凡的笃信上帝的老人。马车夫还说，叶尔莫洛夫只是不接待城里的官员，此外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他。过了一个小时我又到叶尔莫洛夫那里去，他像往常那样亲切地接见了。乍一看，我觉得他和他那画成侧面像



的肖像一点都不像。他的脸庞圆圆的，一双灰色眼睛炯炯有神，斑白的头发直立着，在赫丘利般的躯干上长着一个老虎般的脑袋。他的笑容不能令人愉快，因为笑得不自然。当他沉思并蹙起眉头的时候，他就变得非常英武，非常像多乌所画的那幅诗意盎然的肖像。他穿着绿色的契尔克斯式捷克曼。书房的墙上挂着几把军刀和短剑，这是他统治高加索的纪念物。看样子，他对无所事事觉得很难受。他几次谈起帕斯凯维奇，语气总是那么尖刻。在谈到帕斯凯维奇轻易得到的胜利时，他总是把他和纳文相提并论，因为纳文在进攻时，敌方的城墙在他的号声下倒了。他还把埃里温伯爵说成叶里洪伯爵。叶尔莫洛夫说：“让帕斯凯维奇去进攻一个不太聪明老练、只不过是顽固的巴夏的话，譬如管理舒姆洛的巴夏，那么他就完了。”我把托尔斯泰伯爵的话转告他，托尔斯泰伯爵曾说过，帕斯凯维奇在波斯战争中干得很漂亮，如果有哪个聪明人想换另一种方法去打，结果肯定会打得更糟。叶尔莫洛夫笑起来，但他不同意这种说法。“本来可以减少些伤亡，节省些花费。”他说。我以为他在写回忆录或准备写回忆录。他对卡拉姆辛所作的通史表示不满，他希望有一支热情奔放的笔把俄罗斯人民从毫无地位变得威名远震、强大无敌的过程写出来。他饶有兴味地谈到库尔勃斯基公爵的回忆录。足够德国人受的。“再过五十年，”他说，“人们会认为在这次远征中有一些德国将领率领的普鲁士或奥地利军队在支援我们。”我在他那里待了两个钟头左右，他因为没有记住我的全名而十分懊恼，他说了些客气话致歉。谈话中有几次涉及文学。在谈到格里包耶陀夫的诗时，他说他读得颧骨都痛了。他只字不提政府和政治。

我本该经过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但我却走上直达梯弗利



斯的大道，牺牲了库尔斯克饭馆的一顿美餐（这在我们的旅途中可是一件大事），也没有想造访哈尔科夫大学，它比库尔斯克饭馆还不值一看。

通往叶列茨的这段路非常糟，我的马车几次陷入很深的泥泞，那样深的泥泞真可以和敖德萨相较。有时一天一夜走不上五十里路。我整天看到沃罗涅日草原，并在绿色的平原上任意驰骋。在新切尔卡斯科我遇到同是到梯弗利斯去的普希金伯爵，我们都愿意结伴同行。

已经从欧洲进入亚洲的感觉越来越明显：森林逐渐稀少，起伏的丘陵趋于平缓，野草越来越茂盛，显示出更旺盛的生命力；出现了我们的森林里没有的鸟类；鹰鹫停在土墩上（这些土墩是大路的标志），好像在那里保卫大路，傲慢地看着旅行者；在丰饶的牧场上，

野性难驯的骏马，
一群群骄傲地游荡。

加尔梅克人居住在驿站的泥舍附近。他们的帐篷旁边放养着一些难看的毛茸茸的马，这种马您在奥尔洛夫斯基那些优美的图画上经常可以看到。

这几天我去参观了一家加尔梅克人的帐篷（编成方格的篱笆绷着白毡）。那时全家正准备吃早餐，锅灶架在帐篷正中，烟从帐篷顶上的一个窟窿散出去。一个非常好看的年轻加尔梅克女子一边抽烟一边缝衣服。我在她旁边坐下，“你叫什么名字？”“某某。”“你多大了？”“十八岁。”“你在缝什么？”“裤子。”“给谁缝的？”“自己。”她把烟袋递给我，就吃起早饭来。



锅里煮着咸羊油茶，她把她的一小罐递给我，我不想拒绝她的好意，便尽力屏住气，尝了一口。我认为别的民族一定不能做出比这更难吃的饮料。我向她讨点别的东西就着喝茶。她给了我一块马肉干，即使如此我也非常高兴。加尔梅克人的卖俏使我感到恐惧，我连忙逃出帐篷，离开这草原上的喀耳刻。

在斯塔夫罗波尔我看到了九年前曾使我叹为观止的天边那片云彩，它们还和过去一样，还在原来那个地方。这是高加索群山连绵的雪峰。

我从格奥尔基耶夫斯克顺路走向温泉，我发现这里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过去我到这里时浴池建在一些临时筑成的小屋里，泉水大都处于原始状态，奔涌着，冒着气，从山上向各个方向流去，留下白色或略显红色的痕迹。我们用树皮做的勺子或破瓶底舀着沸腾的泉水。现在已盖起了富丽堂皇的浴池和房屋。沿着马舒克山坡建造了一条菩提树林荫道，到处都有干净的小径、绿色的长凳、有规则的花坛、小桥和亭台楼榭。泉水已经治理过，用石块砌了沟渠水池。浴室的墙上贴着警方的通告，到处都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令人赏心悦目……

确实，如今高加索的泉水使用起来已经较为方便了，可我却舍不得以前的那种野趣，舍不得那陡峭的石路、灌木丛和没设栏杆的万丈悬崖，以前我常常攀登到上头。我满怀惆怅离开温泉，起身返回格奥尔基耶夫斯克。夜幕很快降临了，晴朗的天空布满千万繁星，我坐着马车沿波德库姆克河岸前进。在这里，亚·拉耶夫斯基曾和我坐在一起，聆听泉水的乐曲。远处雄伟的别什图山的轮廓在群山围簇之下变得越越暗，越来越暗，终于消失在黑暗中……



第二天，我们继续赶路，抵达叶卡捷琳娜格勒，从前这里是总督衙门所在地。

格鲁吉亚军用大道是从叶卡捷琳娜格勒开始的，驿路到此完结。人们租马匹到符拉迪高加索去，当局给配备一队由哥萨克兵和步兵组成的护送队和一门炮。一周发两班邮车，要到那里去的人就和它结伴同行，这叫“乘便”。我们没呆多久，邮车第二天就来了，第三天早晨九点钟我们已经整装待发。在集合的地方聚集了整整一队由五百来人组成的旅行队。鼓声响起了，我们出发。前面是一辆由步兵护卫的炮车，接着是一队弹簧四轮马车、小四轮马车和从一个要塞迁到另一个要塞去的士兵家属的篷车，它们后面才是一队咿呀作响的双轮大车。大车的两旁跑着马群和牛群。押送牛马的诺盖人骑马在旁边赶着，他们披着毡斗篷，手中拿着套马索。起初我对这种景象颇感兴趣，但很快就厌倦了。大炮架在马车上缓缓前进，阴燃着一根导火线，士兵们用它点火抽烟。缓慢的行进（第一天我们只走了十五里路）、难以忍受的酷热、食物的不足、不安宁的夜宿，最后还有诺盖人大车发出的不间断的咿呀声越来越使我难以忍耐。鞑靼人总是以这种咿呀声为荣，他们认为，他们这些老实人走南闯北，不需要躲躲藏藏。可是我认为，这一次如果不是跟这批如此可敬的人一起行进，那我会更愉快。一路的景色非常单调：一马平川，两旁是连绵不断的山丘。远处是高加索的山峰，显得一天比一天高。这里的要塞真够多的，要塞周围都有壕沟，要是在从前，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用助跑就能跳过去。里面的大炮都已生锈，自从古陀维奇伯爵在这里戍边以来都没有开过炮，围墙也都已倒塌，只有成群的鸡鹅在这里散步。要塞里还住着几户人家，费很大劲才能弄到十几个鸡蛋和



一些酸牛奶。

第一个好去处是米纳列特要塞。我们的队伍沿着一道风景秀丽的山谷缓缓向它走去，周围是一些长满菩提树和悬铃木的坟山，几千个死于鼠疫的人埋葬在这里。山花烂漫，这些花是由传染病患者的骨灰培植出来的。右边高加索积雪山耀人眼目，面前，一座林木繁茂的高山直入云霄，山后便是要塞。要塞的周围是一座山村的废墟，它叫鞑靼图勃，从前是大卡巴尔达一个主要的村子。一座孤零零的、结构精致的清真寺高塔是这个已不复存在的山村的见证，它耸立在一道干涸的山涧旁的堆堆岩石中，里面的楼梯还没有损坏。我顺着楼梯来到阳台，这里已经听不到伊斯兰教士的声音了。我在那里看到几个刻在砖上的名字，是一些喜欢留名的旅客留下的。

我们的旅途开始变得景色如画。旁边是连绵的山峰，山峰上隐约现出像蚂蚁般的畜群。还看得见一个牧人，也许是个被俘的、在奴役中渐渐衰老的俄罗斯人。我们还看到一些坟山，一些废墟，路旁立着两三块墓碑。根据乞尔克斯人的习惯，那里埋葬着他们的骑手。石头上刻着鞑靼语碑文、军刀等标记，那是留给凶残的子孙来纪念他们凶残的祖先的。……高加索把我们迎进它的圣地。我们听见隆隆的响声，接着就看见往四面八方泛滥的捷列克河。我们顺着它的左岸向前进，哗哗作响的浪涛推动着沃舍梯人像狗窝一样低矮磨坊的叶轮。我们越往山里走，峡谷就越窄。被挤在狭隘河道里的捷列克河怒吼着，把它浑浊的浪涛扑向挡住它去路的礁岸，山谷随着它的激流向前蜿蜒延伸，山麓的岩石被浪涛洗刷得又光又滑。我以步代车，不时停下脚步，对这大自然的阴沉的美景惊叹不已。天空是晦暗的，黑蒙蒙的山峰周围横着一大片沉甸甸的阴云。普希金伯



爵和舍伦瓦尔看着捷列克河，想起了伊玛特拉河，认为“北方那条哗哗响的河”更美。可是我觉得眼前的景致是无与伦比的。

捷列克河狂暴地拍打着那些巨大的山岩，我看这景色出了神，还没有到达拉尔斯，落在护送队后面了。突然，一个士兵向我跑来，远远地喊着：“别停下来，老爷，会给打死的！”这种非同一般的警告让我感到非常奇怪。原来，那些安全地待在这个狭小地带的沃舍梯强盗常常隔着捷列克河向旅者开枪。在我们经过的前一天，他们就这样袭击了别科维奇将军，结果他冒着他们射来的子弹冲了过去。在一座悬崖上有一个城堡的废墟，那里满布被征服的沃舍梯人的房子，一座座像燕子窝般。

我们停在拉尔斯住宿。在那里我们遇见一个法国旅行者，他告诉我们前面路途艰险，使我们颇为惊讶。他劝我们把马车留在科比，骑马过去。我们和他第一次喝了装在气味难闻的皮囊里的卡赫齐亚葡萄酒，我不由得记起了《伊利昂纪》中关于饮宴的句子：

用羊皮囊装着的美酒，这是我们的欢乐！

我在这里发现一本弄脏的《高加索俘虏》手抄本，说实话，我很高兴地把它读了一遍。这里的一切都写得肤浅、幼稚、不完整，但很多情况都已写清楚并忠实地表达出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继续赶路。一些土耳其俘虏在修路，他们对供应的膳食很有怨言，他们怎么也吃不惯俄罗斯黑面包。这使我想起我的朋友舍烈梅捷夫从巴黎回来时说的话：“老兄，在巴黎日子不好过，没有东西吃，没法找到黑面包！”



距拉尔斯七里路有一个达里雅尔哨所，那个峡谷也叫这个名字。两边的悬崖像两堵墙壁对立着，当中是这么狭窄，有个旅行行者写道，这里不仅看得出，而且能感觉到它们是非常狭窄的。我们头上显现出一线蔚蓝色的天空。从高山上流泻下来的涓细的水沫四溅的飞瀑使我想起伦勃朗，那幅名为《劫掠该尼墨得斯》的奇画。这个峡谷的光线也是完全按照他的审美观来表现的。在另一些地方，捷列克河把峭壁下的沙土冲刷得干干净净，而有的地方则像堤坝般堆着很多石头。离哨所不远的地方，河上大胆地架着一座小桥，站在那上面就好像站在磨坊的风车上一样。整座小桥不断地摇动，捷列克河哗哗作响，像带动磨盘的齿轮。在达里雅尔对面陡峭的山崖上可以看见一座要塞的废墟，据说这要塞里藏着一个皇后，叫达里雅，她用自己的名字给这个峡谷命的名，这是个神话。在古波斯语里，达里雅尔是大门的意思。根据普里尼的考证，被误称为里海大门的高加索大门就是这里。这道峡谷被两扇真正的包着铁皮的木门关着。普里尼写道，在木门底下有一条叫第里奥道里斯的河流过。这里曾建过一座要塞以防御野蛮民族的袭击，等等。（见伊·波托茨基伯爵的旅行记，他的学术性考察像西班牙小说一样引人入胜。）

我们离开达里雅尔，向卡兹别克前进。我们看到了三一门（在峭壁中炸开的一个洞），昔年底下有一条大路，现在则流着经常改变河道的捷列克河。

我们在距卡兹别克村不远的地方越过“怒谷”，这是一道山沟，下暴雨的时候它就变成一道狂暴的山洪。这时候它是完全干的，只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卡兹别克村在卡兹别克山脚下，是卡兹别克公爵的领地。



公爵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子，身材比普列奥勃拉任团的排头兵还高。我们在一家“杜汉”（格鲁吉亚的小饭馆，比俄罗斯的小饭馆还简陋和肮脏得多）里找到他。饭馆门口放着一个胀鼓鼓的大皮囊（犏牛皮），还伸着四条腿。他从皮囊里大口大口地喝着契希尔，向我提了几个问题，我用符合他的身份与身材的恭敬态度一一回答了他。分别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

不久我那种强烈的感受就渐渐削弱了。刚刚过了一日夜，无论是捷列克河的咆哮和它那没有定形的瀑布，还是悬崖峭壁和万丈深渊都不再能吸引我的注意了。我心里很焦躁，急着要到梯弗利斯去。我无动于衷地经过卡兹别克山，就像以前乘船经过恰迪尔达克时一样。当然还因为下雨和雾蒙蒙的天气使我看不见它那——按一位诗人的说法——“直插云霄”的雪峰。

人们期待着波斯王子的到来。在离开卡兹别克山一段距离的地方，我们迎面遇到几驾马车，狭隘的道路被塞住了。趁马车分散开的时候，对方护送队的一个军官向我们宣布，他在护送一位波斯宫廷诗人。应我的请求，他把我介绍给了哈齐尔汉。我通过翻译，才文绉绉地向他表示了东方式的问候，哈齐尔汉使用一个正派人的朴素、机智、有礼的态度回答了我笨拙的别出心裁的辞令，这真让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他希望在彼得堡还能见到我，并对这次不能长久相处表示惋惜。我不得不羞愧地放弃那种装腔作势又有点逢场作戏的嘲弄态度，改用一般的欧洲式语言和他交谈，这是对我们俄罗斯人好戏弄人的态度的一次教训。以后我再不根据波斯人的羊皮帽子和染过的指甲去判断一个人了。

科比哨所就建在十字山山麓，过了这座山就是我们翻越雪



山的通道。我们就在这里停下来过宿并且考虑怎样来实现这艰难的功绩：抛下马车，骑哥萨克马，还是派人去雇沃舍梯人的犍牛？以防万一，我用全队人马的名义写了一封正式的请求信给治理这一地方的长官乞里亚耶夫先生，然后大家睡觉，等候大车。

第二天将近十二点的时候，我们听见一片喧闹声和叫喊声，看到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场面：一群半裸的沃舍梯人赶着的十八对瘦弱、矮小的犍牛费力地拉着我的朋友奥某某的一辆维也纳式轻便马车。这个场面立刻消除了我的犹豫，我决定把我那辆重型的彼得堡马车运回符拉迪高加索，我骑马到梯弗利斯去。普希金伯爵不想仿效我，他宁愿让那装着各种储备的马车套上一大群犍牛浩浩荡荡地翻越积雪的山梁。我们分手了，我和来这里视察道路情况的奥加辽夫上校一起骑马上路。

道路经过一八二七年六月末发生过雪崩的地段。这种雪崩一般七年发生一次。巨大的雪团崩塌下来，撒满山谷，前后长达一里，并且堵住了捷列克河。站在下面的哨兵只听见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接着看见河水霎时间就变得很浅，过了一刻钟便显得非常安静，完全失去了那股汹涌澎湃的劲头。至少要过两个钟头，捷列克河水才能从崩落的雪堆中穿过。这就是雪崩的可怕！

我们顺着陡峭的山路越爬越高。我们的马不时陷进松软的积雪中，积雪下面水流潺潺。我惊奇地看着道路，不明白在这种道路上怎么可以行车。

此时我听见一阵沉闷的轰隆声。“这是雪崩，”奥加辽夫先生告诉我。我扭过身，看见旁边有一团雪，它是从上面崩落下来的，正从峭壁上慢慢滑下去。小规模雪崩在这里是常见的



现象。去年有一个俄罗斯车夫赶着马车在十字山上行进，突然发生了雪崩，一大团可怕的雪落在他的马车上，吞没了车辆、马匹和车夫，并且滚过大路，连车带人都落到万丈深渊里去了。我们登上了峰顶，这里竖着一座花岗石的十字架，是叶尔莫洛夫修复的古迹。

到了这里，旅行者一般都下车步行。前不久有一个外国领事从这里经过，他是那么恐惧，竟然让把他的眼睛蒙起来，叫人搀着他走，后来当把蒙眼睛的布拿下来时，他马上跪下来，感谢上帝和其他神祇保佑了他，这让几个向导觉得非常惊奇。

从险峻的高加索进入风光明媚的格鲁吉亚的那一瞬间是令人陶醉的，南方的微风忽然开始轻轻地吹着旅行者。从古特山的高处眺望远方，眼前展现出凯沙乌尔山谷和那住着若干居民的悬崖峭壁、花园，和像一条银色缎带蜿蜒伸展的波光粼粼的阿拉瓜河——这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小，在三里深的谷底，去那里只有一条险路可行。

我们慢慢走下山去，一弯新月挂在晴朗的天空上。傍晚的空气宁静而温暖。我宿在阿拉瓜河岸边的乞里亚耶夫先生家里。次日我告别了亲切的主人，继续赶路。

格鲁吉亚就从这里开始了。受到欢快的阿拉瓜河滋润的明媚绚丽的山谷代替了阴暗的峡谷和摄人心魄的捷列克河。我在身边看到的不再是光秃秃的山石，而是苍翠欲滴的青山和果实累累的树木。一条条水管证明这里有高度的文明。其中一条由于奇妙的视力错觉使我惊叹不已：水好像是从山下往山上流的。

我在派沙纳乌尔停下来换马。在这里我碰到一个护送波斯王子的俄国军官。没一会儿我听见一阵铃铛声，一队首尾相



接、用亚洲人的办法驮着货物的骡子从路上列队走来。我没等马匹送来就自己走去，在离阿纳努尔半里路，在道路拐弯的地方，我遇见了霍兹烈夫——米尔扎。他的车队停在那里，他从马车里伸出头来，向我点点头。在我们相遇几个小时之后，山民袭击了王子。霍兹烈夫听见子弹的嗖嗖声，就从马车里跳出来，骑马逃掉了。他手下的俄罗斯人对他的大胆都感到惊讶。原来，这个年轻的亚洲人对马车并不习惯，他认为躲在马车里不可靠，只能束手就擒。

我步行来到阿纳努尔，并不觉得累。我的马车还没有来。听说到杜舍特城还不到十里路，我就又徒步上路了。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一条进山的路，走这十里路简直等于走二十里。

夜色降临了。我继续朝前走，越爬越高。在这里是不会迷路的，但有些地方因为有泉水，泥泞深及膝盖。我完全累倒了。天越来越黑，我听见嗥叫声和犬吠声，心里暗暗高兴，认为离城不远了。但是我错了：这是格鲁吉亚牧人的狗在叫，而嗥叫的是这一带常见的野兽胡狼。我暗骂自己缺乏耐心，可是没有办法。我终于发现几处灯火，将近午夜时才来到几所树木掩映的房子旁。第一个遇见我的人自告奋勇要带我到警察局长那儿去，为此向我要了一个“阿巴兹”。

我到了县城的警察局长那里——他是一个格鲁吉亚老军官，——这事情大大的惊动了他。首先，我向他要一个可以脱衣休息的房间；第二，我要一杯酒；第三，我要一个阿巴兹，用来付给带路的人。警察局长不知道如何接待我才好，呆呆地看着我。我看到他并不急于满足我的要求，于是就当着他的面脱下外衣，请他原谅我的放肆。还好我在口袋里找到驿马使用证，以证明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旅行者，不是雷纳尔多·雷纳



尔迪尼。我那伟大的证件立即发生了效用：房间拨给我了，酒拿来了，一个阿巴兹给了为我带路的人，但因为他的贪财，有损于格鲁吉亚人好客的习惯，因而受到了一顿严厉的斥责。我立刻扑在长沙发上，希望在建立这个奇功之后能美美地睡上一觉，但是事与愿违！那些比胡狼厉害的跳蚤向我发起进攻，弄得我整夜不得安稳。次日早晨，我的仆人来了，告诉我普希金伯爵已经乘犍牛拉的大车顺利越过雪山，抵达杜舍特。我得赶快准备！普希金伯爵和舍伦瓦尔来看我，并提议再次结伴同行。我离开了杜舍特，心里很高兴，因为晚上可以住到梯弗利斯了。

途中还是那么愉快，风景还是那么秀丽，虽然极少看见居民的痕迹。在距加齐斯卡尔几里路的地方，我们从罗马人远征时留下的一座古桥上经过了库拉河，接着就驱马——时而大步，时而全速疾驰——奔向梯弗利斯，并于晚上十点多钟悄悄来到这个城市。



1836 年彼得堡札记

〔俄〕果戈理

莫斯科与彼得堡

……确实，俄国首都被安在哪儿了——天涯海角！俄国人也奇怪：定都基辅，说这里的气候太温和，不够寒冷；于是迁到莫斯科，不行，莫斯科也不够寒冷；老天保佑那就迁都彼得堡吧！如果靠近冰极还不知会搞出什么样子来呢。我说这些，是由于它急不可待地想就近看看白熊的样子。“离开母亲七百里！手脚真够敏捷的！”——莫斯科人说，同时眯起眼睛，朝芬兰人方面张望着。不过在母亲和儿子之间是多么偏僻荒凉啊！这是什么样的景色，什么样的自然风光啊！大气中晨雾弥漫，在苍白灰暗的大地上，一片黑鸦鸦的树墩、松树、云杉和块块农田……还好，伸展的公路和一辆辆飞驰而过的三套马车，歌声、铃声不绝于耳。它们二者间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区别呢！莫斯科至今仍是俄罗斯的大胡子，而彼得堡却已经是衣冠楚楚的德国人了。旧的莫斯科扩张了许多，它向国外延伸了！它是那样的散乱不堪！面貌一新的彼得堡发展多大呀，它



变得挺拔俊秀！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镜子：一面是涅瓦河，一面是芬兰湾。它有许多地方可看，它一旦发现自己身上长出细羽或绒毛，就会立即将其拔掉。莫斯科是一个不爱出门的老人，她烙煎饼，向远处眺望，坐在椅子上听人讲故事，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彼得堡是一个手脚勤快的人，从不坐在家里，总是衣冠楚楚，在欧洲面前打扮得整整齐齐，频繁地与海外客人周旋应酬。

彼得堡全都开动了起来，从地窖到阁楼都动起来了。从半夜起就开始烤制法国面包，供明天德国人食用，整夜全城的眼睛从没有全闭上过。整个莫斯科夜里就知道蒙头大睡，第二天醒来，只会不停地对着圣像为自己画十字，见人就鞠躬行礼，拉着麻花形的小面包赶去市场。莫斯科是个阴性名词，彼得堡是个阳性名词。莫斯科处处都是新娘，彼得堡处处都是新郎。彼得堡非常讲究衣着得体，不喜欢时髦的艳丽色彩和一切粗俗刺眼的东西；可是莫斯科不一样，她要求：既然时髦，那就各方面都要时髦。如果时兴腰身长，她会把手腰身搞得更长；如果燕尾服时兴大翻领，她能把领子做得像草棚的两扇门。彼得堡是个循规守矩的人，一个无可挑剔的德国人，对一切都有精密的计算，想要举行晚会，必先看看自己口袋里的情况；莫斯科是位俄国贵族，一旦玩起来就非得玩个精疲力尽不可，根本不顾及自己口袋里钱是不是够用，他不喜欢适可而止。莫斯科所有的刊物，不管是不是学术性的，都和时代同步，但是出书却滞后；彼得堡的刊物最后总是以时髦画面封底，彼得堡的刊物很少刊登画幅，即使刊登，由于不习惯读者也可能会大吃一惊的。莫斯科的刊物谈的是康德、谢林，如此等等；彼得堡的刊物只谈公众和善良的用心……莫斯科的刊物和时代同步，但出